

爲視線所集，案子當然遭否決。

會議之第三日，吳稚暉，李石曾和胡漢民聯翩至漳，欣然作臨時講演。吳老大談文字逐步改革，盛倡採用注音字母。李老大談青年赴法勤工儉學，賢明父母爲子女移家就學。展堂則大談革命哲學，民主革命之方法與目的。

陳老總照例以十二元一桌和菜款待嘉賓，席間有人問稚老，華北有些五四運動露過頭角的青年，很有意要造成中國布爾什維克，在民主革命還在蹉跎中，這究竟有無必要？稚老說，這須得分開理論和現實來講。理論方面，甚麼馬克斯牛克斯那一套，十幾年前我們在巴黎新世紀報上已作過很多的辯論而終於反對它。現實方面，社會革命起於一國亦自有其條件，列寧輩究竟葫蘆裏裝的甚麼藥尚未鑑別清楚，大半個世界嚇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固然可笑，蘇俄果真是芋蘿村中美人嗎，那又非效顰便能變却東施之醜的，中國若有了急色兒的青年，只不過是出於衝動，要之肯往革命路上奔，縱然瞎闖也勝於囚在書房裏吟小詩玩法帖呀。這一席話使得座上與聞的人各有尋味。

在這當兒，社會主義者同盟華北區有人提議充實組織並且直截逕名中國共產黨，已有過半數分子同意，華中區則贊同的僅十之二三，而華南區則全體反對，主保留相當年月以俟審處。事實上華北華中全爲陳獨秀所左右，不遂他意的只有華南。但有一層，陳獨秀對於黨團

運動，則主張布爾什維克化，而步驟仍在於民主政治的期成。他答覆梁冰弦邀請來閩主辦教育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期望着以布爾什維克的魄力和手段來革中國貧窮愚蠢孱弱的命，必先使次殖民地翻過身來，方才配張望前進之路……」這觀點 華南同人正復相同，是現實的；至於思想和理論，在華南的爲純蒲魯東學派，不苟同於馬，更何有於列？對布爾什維克，固許爲先進勇士，却未必就是師傅。

閩南小局面，國內漸漸認識不止是個軍閥割據的小王國了。教育局同人在學生體育競賽大會中散發一些革命性的傳單，臺灣的日本人大驚失色，嘩叫着過激黨窟穴在漳州，可能燎原的，那知道始終是一些新秀才在造反而已。

戲劇化的中蘇國交 上

中山先生與蘇大使越飛和加拉罕均有過交涉，這是舉國皆知的事；閩南小王國也有過「地下外交」，這就在當時也沒有幾人知道，往後更只是我們無痕的春夢了。但，若使當時不生波折，順利成功，那麼，蔣先生發祥的黃埔軍校 提早三年成立在閩南，棋子換過這一着，後半局全盤也換過樣子。誇大一點說，中華民國的歷史也不同於現在的寫法，直至於中國

共產黨是不是那麼樣出胎，成長，名山修鍊，呼風喚雨，全成問題。

當華南同人在閩的銳意於促使文化教育發展，在省的銳意於領導勞工民衆組織之際，住在天津策動組成社會主義者同盟的蘇俄黨人布羅威氏，通過閩南教育局職員冀籍姜某，進言陳老總，謂有列寧至友 氏 筆者現在已忘記其名字，只記得首音是），將向亞洲諸國進行其推進革命任務，同時也為蘇俄取得助力，方能掙破歐洲封鎖難關。布氏願保證 氏善惡，請華南有地盤有憑藉的革命集團，接納他的使命，共圖發展，若表同意，即南來。老總對此作出乎意料的客氣和坦率的表示，他說：「閩南，這中華民國的一個角落，剛巧由我在此看家，你們，在這裏工作的同志，認為要幹甚麼，只要商量過 最後經我同意，那便甚麼都不妨幹去。比方這蘇俄朋友，請他來先看看我們這裏是否算得個地盤，這麼個小局而是否算得有憑藉，一切談談也好。」

老板主意定出來了，夥計們便據以答涅布氏。不多時，電報來了；說 氏和隨員秘書一行六個人，日間南下。又 電報，黃超海君代表北方同人陪同前來。

非中國人的來賓，這小王國建立以來可不曾有過。尤其是漳州出入必須經由北洋軍閥管治下的廈門，平時稍惹眼的人和物資，經那門戶也得小心。像那麼一批洋人 何況是全世界都害怕的俄國人 招搖過境，至少撩起諸多猜測。「過激派窟穴在漳州」的謠言方熾，可能

預想疑神疑鬼的將必以爲拿到真憑實據了，這須得費點手腳。好在北洋段 褚瑞 系將領福建督軍李厚基。既擋不住「粵軍」要來「援閩」，只割棄了二十六縣，還保半壁山河 便急急修好，成功了互不侵犯的默契。表面雖然「敵國」，內容竟是「友邦」。雖然廈門又是海軍勢力範圍 對福州隱然獨立，究竟還須聽督軍的話。漳州方面常挾督軍以令廈門，均得出入無阻。這回事先關照李督，詭言想開發龍岩大煤礦，特請外籍工程師來試計 李督據以通知海軍將領兼廈門警備司令，反而要負責照料

這一着應付好了，第二就是招待問題。教育局的庶務員是招待洋鬼子專家，連西洋大菜烹飪稱拿手，這專家被搜索了出來，便課以這一任務。經他屈指一算，麵粉要若干，牛油要若干，害得老總大破慳囊，大約指撥了一營士兵半月餉精之數。專家便去了三天廈門，把洋酒罐頭存貨買了幾成，捆載而歸。財政局的人員說，龍岩礦山還未踏勘已先吃了幾千噸煤炭了。行館設在公園中，居然有沙發和地氈，還有偽裝自來水的浴室。官吏軍民竊竊私議，說開礦要下本錢，這還止是開端罷了。

正 民國九年之春末夏初，作爲列寧政府秘密專使的 氏和隨員五人，黃君相伴，翩然蒞

V 氏得諸在津的布羅威氏，在滬的斯脫洛米斯基氏洞悉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正在理論研究

文字宣博階段，任這工作的盡屬蒲魯東學派，而這丁派人士，那時候在蘇俄列爲布爾什維克之友黨，故亦樂於週旋[♀]。漳後，他更知道了華南這一派人正在以肅清軍閥期成立民主政治爲當前先務，只使民衆明瞭還有經濟改造的任務在將來罷了。至於蘇俄式的政制，中國人會不會也感興趣，這大抵是 氏此行正要觀察的。

戲化的中蘇國文 下

首次聚談[✓] 氏率先問閩星日報和週刊是否代表此間全般意見。這一方面的人答說，中國的社會主義者羣，視個人的自由如命，思審自由和發表自由，誰也不能制限人，更不受制限於人，多數共同的意見則假定爲現時的真理。這些人敬佩蘇俄的革命，却不同意蘇俄革命後治權侵奪了人權。閩星批評蘇俄憲法精神，可以說是現在中國自由社會主左者的大多數意見[✓]。氏說，蘇俄並非不願給人人自由，但反革命的殘餘勢力尚在，請問要不要鎮壓。這邊答[^] 我們辛亥推倒了數千年的專制傳統後，民衆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 所以袁世凱徒自討死。我們相信將來爲公道而行社會革命，一舉成功，大衆惟知擁護公道。再無妄人來反公道；如果又用暴力侵奪自由，那麼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氏似有

所感動，所以他不覺流露說，自到中國以來日 在革命氣氛中却另是一種空氣的話】

V 氏於中國社會主義者羣的氣息深深領略到，故而第一次聚談只着重 實，不用自己不諷子了。綜合 氏防表示，有了社會主義的認識，承認社會革命的必要；則無論正在走甚麼的途徑，作甚麼的活動，都屬於蘇俄的同志。同志理當互助合作，特別是亞洲各國，蘇俄當局格外願望相與友好。當 氏滔滔演說，有人用華語竊竊私語道，想不到這種場合竟搬來這許多外交詞令。

白天不是遊覽便是十數主賓聚談，而切實的商量倒在於夜裏僅三數人促膝共話。這方面，凡可以給這「同志」知道決不妨事的都告訴了他。比如，這裏想要作成一個獨立自治區——武裝自治區，抵禦任何勢力的侵入，區內集中全力於教育和生產，從而引導民衆滌除舊染。逐步轉向較合理的生活，而且訓練大家參與實際政治。全國儘管動亂紛紜，希望這一角落打好一個民主化政治的基礎。一個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對全國沒有不生影響之理。影響所及，民衆抬頭，亂國的軍閥便難立足，這可以說是這裏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對象，簡單說就是民主的破壞者，障礙者，革命的目標，簡單說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經濟，這裏諸般計劃當中，屬於軍事方面的是將現有的兩軍約六萬人汰弱留強到一半為三萬人，期以兩年招致訓練七萬人，新舊部隊達至十萬。這一來，一年內須由軍事教育機關作成軍官和幹部一大批

再則軍械純靠外邊購來也非計，須得在區裏建置一小型兵工廠。V 氏針對這需要，代爲制定一所軍校和一軍需工廠計劃及預算，幾度磋商，大致作爲定謬。依據這計劃，他承任介紹蘇俄籍軍校學科教官若干人，各部除編練官若干人，兵工廠技師若干人，製槍砲子彈機器若干部，稀有原料若干種，由他隨員中一人開列清單，很熟練迅捷，非外行的所能如此。

蘇俄在各國經濟封鎖中，因變制而生產又銳減，饑饉災浸不但本部爲然，直至中亞細亞乃至西伯利亞滿洲邊境都鬧着饑荒。V 氏也希望向中國取得救助，可是沒有可談商處。這未成熟獨立區，這麼小的一角落，嚴格稽核起來，居然亦有商量餘地。據報告，稻米、小麥，醃製的海產，晒乾的薯類，可以提供作爲機器代價的月有若干噸。當下並商定俄船駛至逼近泉州公海，這邊可用巨船將物資運交，俄船便載到海參威去。這一切都是在幾度夜談商定，寫成一帙「談判紀錄」，彼此像煞有介事地簽個字，還抄了一個副本給 V 氏帶回莫斯科去。

這裏當事人對 V 氏有一個信約，就是這番談判及預定實行的一切事項，嚴守祕密，並中

國裏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分子也暫當避免宣揚開去。

V 氏帶有列寧親筆題名照像來贈給陳老總，老總也攝了一幀穿上將制服的照像簽名還贈。這「地下外交」專使走了。

好夢由來最易醒 上

「專使」走後一，這裏種種措施都是向住目標前進。却因為目標未曾達到以前，當事人從不透露半句，所以誅^八作，同僚多有莫測高深之感。

第一件事情是全軍的營連排長輪流抽調到漳垣來聽受精神壽話。由梁氏編著講義，選派總部的參謀副官多人出席講授。這一嘗試就即惹動反響，一二兩軍軍長和各師旅團長以爲從此下級幹部以至士兵的觀念將完全改變，如犬如羊絕對服從的軍風紀也得修正過，權威可能墜地，鬧到甚麼田地只有天曉得。他們愈想愈不堪想，便紛紛包圍老總陳訴，老總只是溫語解釋。那班挾着一羣丘八作爲自己本錢等待富貴臨頭的軍官，由疑懼到兇暴，磨拳擦掌在籌謀對策。有人駭告梁氏，說那班人幾番聚議，據聞將向老總提出最後的警告。倘仍不被接納，他們就幹出「清君側」的辦法，把一羣秀才送往鬼門關，這江山就依然是他們的了。梁氏笑問老總信不信這趣，壁上的傳言，老總編着眉頭不答片語。

這當兒；另有一些學生出身帶頭巾氣的中下級軍官，組成一個學社，聲言對西洋學說取研究態度，補充新知，履行職務，這一波瀾不曾給那班盲目守舊利慾昏迷官長當頭一棒

。如果說是秀才們的筆桿勢力在相搏，那麼這一不先不後突如其來的組織恰好起了緩衝作用，「清君側」的把戲多半因此拖住了。全區學生體育競賽大會，教育局有些職員散發鼓吹改革傳單，被場裏的丘八爺圍毆重傷。他們算是終歸洩過氣，象徵他們的勢力為不可侮。

廣西軍閥以陸榮廷為魁首，督桂的譚浩明督粵的莫榮新為輔翼，控制着七總裁的軍政府，在廣州胡天胡帝，以此對抗北洋軍閥。老百姓覺得南南北北，一丘之貉，革命情緒，一落千丈。中山先生悶在上海，真難吞這口氣，使者絡繹，促請陳炯明回師百粵，重黃革命基礎。陳氏性情好大喜功，那蘇俄「專使」去了數月沒有音訊，他想，若使取得兩廣地盤，則蘇俄助力的運用豈不更擴大若干倍。大約經過兩月的時光，他漸漸為上海來使○蔣先生亦其一

) 說服了，於是行動又完全另外一套。

兩三年來福建一省形成兩個天下，閩南護法區佔二十六縣，北洋沒系將領福建督軍李厚基佔有閩北二十八縣，夾在兩大之間有地方性的負革命任務的土軍佔着園縣，司令官為許卓然。許固老同盟會員，改組為國民黨後亦極忠實。年來給灌入新思想，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常常矢願俟國民黨政權穩立政治上軌，他便獻身於社會工作。許與梁冰弦甚相得，對陳何明亦傾佩。可笑的是粵軍部隊有與許部因子種植鴉片地盤致成仇隙的，爭而至於鬭，已司空見慣了。那些部隊聽說上頭決策行將打回老家去，對許部土軍更加壓迫，意欲在離閩返粵之前

把它吞滅，發一票軍械洋財。爲着要得老總許可，便捏造些聳聽的話，向老總說粵軍回粵，粵方必有抵抗，且已運動土軍躡我們之後，若不早爲之計，多少要吃他的虧的。其時粵軍所顧慮的只是閩北方面，早與李厚基說好，大家心照不宣，却想不到土軍可能敗乃公事。參謀老爺們便定下「遠交近攻」戰略，對閩北愈講交情，對土軍予以掃蕩。議既定，第二軍許崇智部便發動煮豆燃箕的英勇戰鬪，打了十多天，他們四縣的地盤已去其三，只餘安溪一縣，亦且旦夕垂下了。廈門一班紳商傷心家鄉糜爛，特來漳向冰弦告哀，冰弦於軍事完全外行，只找着老總咆哮痛罵那混蛋部隊，險飯桶參、謀，老總允許令飭停止進攻。紳商們說，除非今夜使得前線停火，明天許部怕都全給繳械俘虜了。老總也肯即時發出手令制止作戰，但誰肯越過對方火線把命令傳達到自己的部隊呢？這不合理的任務不能強誰承任的。結果冰弦有這傻勁，懷了毛令，領着那班紳商，星夜向前線去傳達。

好夢由來最易醒

許部死守安溪，粵軍由大田德化攻過來。如果只走粵軍防地，須得繞幾齡長程，數天方達。惟有出廈門，經過舞水舒舞九火線，迎上對面——的